# 【征服吸血鬼】【完】

这美艳的生物穿着一袭黑衣来访。她的两个保镖同样黑色装束，不过在肩后多了个装着闪闪发光的银质手枪的枪袋，每当我望向他们时脸上便迅速换上人畜无害的笑容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他们三个都有着惨白的皮肤和淡红色的眼瞳，身旁弥漫着如同抵在赤裸皮肤上冰冷刀锋一般实质化的危险气氛。

我决定相信关于这城市奇异夜生活的那些传闻。

“我叫阿卡尼莎”，她说，淡淡的声音中带有外国口音。我并不奇怪她没有说出姓氏——我的工作很少使用这个。

她伸出手来，与我相握。我们的接触令她的保镖顿时绷紧了身体，直到我们全部落座，仍未放松下来。

我喜欢她握手的方式，强有力而非常大胆。

“你的推荐者令人印象深刻”，我说。的确如此。担保人中包括市长夫人，数位律师，以及本地几家企业首脑。有些人是我认为绝不可能吐露他们的秘密的，自然我惊异于她竟然知道他们的娱乐和与我的关系。

对于我的称赞，她只是侧了侧头，彷佛不能相信我居然说出了如此显而易见的一桩事实一般。她的黑色长发打成小卷，让我想起法国皇后和英国法官。

阿卡尼莎的眼睛因生气而眯起，她的高傲令我兴奋。

“他们没什么了不起，”阿卡尼莎说道。“不过是向我交纳贡赋的人而已，我让他们寻找能帮助我的人，他们便介绍了你，卡尔·克莱默，『强人的统治者‘。”

我笑了，这听起来有点戏剧性，令我的自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。不错，我的客户都是有钱有势的人，但我不关心屁股的主人挣多少钱，我拍打它们，玩弄它们，操干它们——和其他所有的屁股一视同仁。

“贡赋？”我问。

现在轮到阿卡尼莎微笑了。

“要解释我们两个种族间的复杂平衡可就说来话长了，在我的城市里，很少有未经我允许的事情发生，如果真的发生了的话——那就意味着有人要倒楣了。我统治着生者和亡灵。你只要记住，我的鞋跟曾碾碎过比你伟大的多的男人。”

我皱起了眉头。

“再有一句威胁今天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”我说。

保镖们向前迈了一步。

我紧盯着阿卡尼莎，当然由于她的美貌，这并不是件苦差。

她用怒目回击我的凝视，渐渐地怒容化为一个微笑。

“我明白。”她说，声音带有催眠般的魔力。

“但你也必须知道，两个世纪来我掌管着这个国度，我撕裂过不计其数图谋篡位的吸血鬼的喉管，啜饮过成百上千英俊男子的鲜血，官员们舔着我的脚，只为求得我的赞许，我是力量与暴虐的生灵。”

“我的敌人无穷无尽，我通过恐惧和破坏来进行统治。虽然我厌倦了这一切，但还没厌倦到退下权力巅峰。我很享受我的权位，但它限制了我的私生活。接受一个爱人——而尚未充分了解这一行为给予他的权力，触发的政治后果，以及可能暴露我的虚弱一面形象——是困难的事情。任何我搞上的男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令我不快，我将毫不留情地毁灭其生命，他们都怕我——理当如此。而敢于搞上我的男人则大多野心勃勃，不甘居为面首。有勇气的情人无法信任，懦夫则根本不配爬上我的床。令我烦恼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吸血鬼也有性爱么？”

阿卡尼莎发出了吃吃的笑声。“噢，是的，我们仍保留了和人类一样的需要和欲望，不同的只是更强烈的对血液的渴求。相比于性爱，进食更加令人愉悦，但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我的成熟，我愈来愈享受性爱。

我的嗜好也在逐渐成熟，这令我更难找到能取悦我的爱人。”

我笑了。“你的嗜好与大多数女人不同，不是吗？”

她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曾与伦敦和巴黎的性虐者共度过一段时光。

我享受过鞭子的热吻与手铐的啮咬，施予他人痛苦令我愉悦，但我同样怀念任痛苦支配的感觉。当我接管这个地区时，我再无可能允许自己拥有这项享受。你知道，我不可能与我的任何仆从享受这种主奴关系，今天晚上他敢于让鞭子落在我身上，明天早晨他就敢违抗我的命令。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。”

我装出一副认真考虑此事的模样，但发现这毫无用处。这致命的生物用她的奇异故事激起了我的强烈兴趣。我的小命捏在她的手心里，随心即可扼杀。她比任何的银行董事或当权政客都要危险得多。

我必须得到她。

“告诉我更多有关吸血鬼的事情，我会告诉你我能否接下工作。”

“你会干的”，阿卡尼莎说。

她随即发现语气中的不善，举起了手以示道歉。

“不，这不是威胁。我能感觉到你的血液正在往两腿之间聚集，我知道你其实已经接受，我来之前就知道你对征服强者的渴望。”

我一言不发，不过我知道她是对的。

“告诉我完成工作所必须的资讯。”

一个小时之后，她支付了慷慨的定金，和我约在下周三。

一周很快过去了，她于周三日落时来访。

在接过她的支票以后，我将她领往我的调教室，而她的保镖则在会客室里等候。我给他们几本杂志，被毫不客气地拒绝了。他们对我毫无掩饰的敌意，让我庆幸调教室门上安装了三道坚固的门闩。

“你没告诉我今晚穿什么，卡尔”， 阿卡尼莎说。

“现在这样就很好，”我说，绕着她走了一圈，欣赏着她的衣着。

她穿着一条紧身无袖黑丝长裙，布料上有着几乎不可见的灰色骷髅图案。惊心动魄的乳沟稍显过分暴露，不过令我感觉不错。我从未见过如此苍白的乳房。裙子裸露出她的整个光洁背部，但黑色长发垂下来，遮住了上半部分。脚上则是一双束带及膝的凉鞋。

她这身穿着是为交媾——或许还有发号施令——准备的。我必须除掉它。

“今晚你将为我所有么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”，不死女王回答。

“任我使用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说“那么我今晚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你站在这里，举高双手，铐上这副镣铐。”

阿卡尼莎仰起头来，望向由天花板垂挂下来的那副镣铐，犹豫着。

她能看到不锈钢的微微闪光，手铐很粗，大约有三英寸。吸血鬼知道她不可能挣脱它的拘束，这将是数十年中她第一次如此无助，而她必须对自己这么做。

“你害怕了？”我问。

阿卡尼莎吐出句脏话，举起了光滑苍白的手臂，我将手铐扣在她腕上，直到手铐卡答一声闭合，我才长出了刚才不由自主屏住的呼吸。

“通常我会进行一些前戏，不过我怀疑你是否还需要”，我说，“你等今晚已经等了好几辈子的时光，不是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。阿卡尼莎尚未习惯于被拘束，这令她怒火中烧。她的红唇扭曲成一个否认的冷笑。

“看到这把刀了么？”我问，把刀举到她面前，当她弄明白那是什么时，她畏缩地往后退去。

“没错，它是纯银的”，我说。“你告诉我，银能烧灼吸血鬼的肉体，虽不至于致命，但与它的轻微接触就将带来猫抓一样的刺痛，而若是真正割开皮肉的话，那感觉将有如熔融的铁水。”

“小心”，阿卡尼莎说。短短一个词，却包含了重重恐吓。

她的眼光向我保证，如果我没注意到这一警告的话，她会杀光我的朋友，尽诛我的九族，最后才夺去我的性命。

我对她的威胁毫不理会，动手由腋下开始划开她的长裙。

随着刀尖滑过她的皮肤，阿卡尼莎咝咝地吸着气，但身体仍保持着完美的静止。

她苍白的皮肤上浮现出一条愤怒的红线。

我冲动地吻上这凸起的伤痕，惊异于她此处皮肤上的热度。

在割开了一边的裙子以后，我开始对另一边依样画葫芦。

由腋下开始，顺着胸廓外侧的曲线，经过臀部，最后到达她迷人的长腿，银白的刀刃切开漆黑的长裙，刺激着她苍白的肉体。

阿卡尼莎拉扯着锁链，但这强悍的女性并未闪避任何与刀刃的接触。

“现在好戏该开场了。”我说，将刀举到她的唇下。她轻蔑地昂起了头。

我将刀尖抵在她裙子的领口处，然后慢慢下拉。

我的眼睛贪婪地攫取着她苍白乳房渐渐由布料边缘滑出的美景，白银的魔力烧灼着她的皮肤，她坚实的小腹随着我刀尖的下移而颤抖。

裙子最终中分为二，露出一丛茂盛的棕色毛发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抵抗住将刀子擦过她性器的冲动。

把裙子切开三条缝以后，我开始真正的行动，用快速而有效的切割在裙子的上上下下开出数十条口子，匕首带来的刺痛让阿卡尼莎发出咝咝声和呻吟。

我并未划破她一丁点皮肤，但切割的速度令她始终战战兢兢。

我撕开裙子的残片，欣赏着她的身体。

阿卡尼莎肉感的身体确是一道迷人的风景。她丰满的双峰惊人地坚挺——不死的生命给予了它们永恒的青春。

我忍不住用手抚摸着她毫无血色的大腿，惊异于肌肉的坚实触感。

它们可以轻易地踢穿我的胸腔——知道这一点只是令我更加想引诱她这么干。谁也没规定奴役就得是女人自我拘束。

“你的皮肤真冷。”我说。

她再次发出了吃吃的笑声。

“是你让我来这前不要进食的。”

的确如此。我希望她处于最兴奋的状态之下，而她说过，进食对吸血鬼具有镇静作用。另外，我对她的嘴在同一天里吮吸过鲜血后再来吮吸我也没什么兴趣。

我将手移到她两腿间的夹缝中，发现她的耻毛是如此柔软。

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将一根手指插入她的身体。

我们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她因为那湿地被侵入的感觉，我则是因为那难以置信的寒冷。我无法想像让我的肉棒插入那冰冻之穴。

“你已经湿透了，”我说，试图掩饰我的不适。

她微笑了。“我说过，我已等待得太久。”

“还会更久”，我说。我拔出了手指，她发出了威胁的嘟哝声。

我瞪着她，无声地警告她不得大声抱怨。

“你真的认为我会不做任何准备就和你翻云覆雨么？”，我嘲讽道。

我从箱子里拿出另一副镣铐，扣在她的脚踝上。我很庆幸它不太紧，还有容纳她凉鞋的空间。我确实喜欢束带紧贴着她小腿的模样，让我想起古希腊的时尚，也让我好奇阿卡尼莎的真实年龄。

我合上脚镣，用粗铁链将它拴到地面的铁环上。

“我将打开天花板上的手铐，我要你之后把手放到背后。”

阿卡尼莎眯起了眼睛，望着我。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我要的就是她问这个。

我从身后拿出了之前藏在衬衫里的东西。当她看见它时，她真的发出了尖叫。

那是个一尺来长的十字架。

“在你的脚被束缚的情况下，这东西足够在你杀了我前造成严重的伤害。”

“你敢！”阿卡尼莎叫道。现在她的口音很明显，带有淡淡的希腊味。

“通常我是用严厉的声音让被调教者屈服”，我说。

“不过对于拥有强大力量和漫长生命的你，我认为死亡的威胁，或许还有圣洁的痛苦会更适合。我不怪你挑战我的权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每条命令都得迁就你的小脾气。烧焦某人或许对我来说有些激烈，不过，你是我独一无二的战利品。”

阿卡尼莎用理解的表情望着我。“你要求尊崇。我明白，我将唯命是从。”

我打开了天花板上的手铐，阿卡尼莎迅速地将手放到了背后。我用三根钢链将它们捆在一起，然后拴到地面固定脚镣的铁环上。也许她现在愿意顺从，但我不想冒任何风险。

“现在我可以放松一下了，”我说，拖过板凳，坐到她面前。

她感到我们拉近的距离，唇间绽出笑容。

她身子向前倾，靠向我的胯下，但我迅速抓住了她的头发。手中扭曲着她的发卷，我将她的头向后拉去。

外露的獠牙毫不令我意外。

“还不到时候。”我说，将十字架放在膝上，以防她挣脱掌握，空闲的另一只手抓紧机会抚摸着她。

我将她丰满的乳房托在手中，这次我已能习惯她皮肤的寒意。它们是如此柔软，我能感到温暖的血液在向乳头聚集，粉红的蓓蕾在我手指的揉捏下颜色变深，挺立发硬。

“好极了”，阿卡尼莎呻吟道，身体前倾，我拉扯着她的头发，但未能阻止她，她颇为享受这轻微的疼痛。为了确认，我挨个玩弄着她的乳头，毫不怜悯地用力拉扯和旋转。

她的獠牙因疼痛而咬伤了嘴唇，但她从未收敛笑容。

“你像对付妓女一样虐待我”，阿卡尼莎说，但声音中没有一丝指责，这正是她所要的：被无视感受地玩弄。

“不错。”我说。

对乳房的爱抚令她的血液向体表流动，皮肤变得温暖，这让我更加乐在其中。

我恣意拉扯抓掐着她柔软的乳球，直到她的体温不再像具尸体。

手指突然间滑脱，指甲恰巧划过乳头，让阿卡尼莎快乐得全身战抖。

她对痛苦的享受给了我灵感，我站起身来，走到桌旁，取了一卷胶带。

阿卡尼莎饶有兴趣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

我撕下一条，竖直贴在她的乳头上，她对此满不在乎，直到我又撕下另一条，横着覆盖在刚刚那条上，构成一个十字架。

“该死！”她尖叫着，背部因乳房的强烈刺痛而拱起。

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她，但并没有看到烟，也没有闻到烧焦的气味。

阿卡尼莎用令人恐惧的力量拉扯着锁链，但显然这不是她处在真正危险中时爆发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狂怒。

“你告诉我，只有直线构成的十字架才会伤害到你，我想知道由你乳房曲线形成的十字架是否仅仅令人不适。”

“该死。”她重复道。“痛的要命！”

“但不会真的要你的命。”我说。

我们瞪着对方，直到她望向别处。

“今晚你为我所有，要任我为所欲为，不记得了吗？”

在另一边乳头上的第二个十字架造成了同等程度的痛苦，我发现她硕大的乳房开始染上粉红的颜色。比任何的乳头夹或鞭子都要来得有效，十字架令她的整个胸脯变得分外敏感。

我托起一边乳房，吻着灼热的皮肤。吻并没有缓解不适，但我的确捕捉到了她发出的呻吟。

“现在该给你的另一部分加点温度了。”我说。

我拿开板凳，将她的手从铁环上解开，然后命令她向前匍匐，直到面颊紧贴地板，臀部高耸在空气中，接着我用穿着皮靴的脚踩住了她的长发，将她固定住。

当然，我肯定她的力量足够挣脱，抬起头来，但头皮就要受苦了。

这不过是给她一个心安理得趴着的藉口而已。

她的臀部堪称完美，圆润的曲线与背部流畅地融合，构成漂亮的心形，如此的光洁白皙，令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它打上我专属的烙印。

我拿起专为阿卡尼莎制作的昂贵鞭子。九段银带由手柄垂下，每条都由银环组成，在房间暗淡的光线中闪烁不定。

尽可能轻柔小心地，我将鞭子挥向她的臀部。

银鞭带来的刺痛顿时让阿卡尼莎发出恶狠狠的诅咒。我举起鞭子，欣赏着浮现的九条鲜红伤痕，看起来很像用力鞭笞的后果，但我和她都知道，那不过是轻轻的接触而已。

她屁股微微地颤动着，期待着鞭子再次落下，我不会让她等太久。

起初我对如此运用鞭子还有些生疏，渐渐便沈迷其中了：有时我将鞭子拖过她的臀部，让阿卡尼莎因强烈的刺激而大声呼叫；有时则让鞭子如羽毛一般轻轻落下，欣赏着她浑身抽搐，扯紧被我踩住的长发。

我知道，哪怕是用上最轻微的一点点力量，都会割开她亡者的肌肤，于是我继续用对待脆弱花朵一般的温柔鞭打着她。

阿卡尼莎拉扯着锁链，为银鞭和身体的每一次轻柔接触而呻吟。

起初我还对使用银器有些担心，但很快担心就烟消云散了。阿卡尼莎挺起屁股，迎接着鞭子的冲击，断断续续的呻吟告诉我，她有多么的享受。

她的血液涌向臀部，让它在我的呵护下转为亮丽的粉红，我伸出手去，抚摸着我制造的伤痕；她的臀，现在同我早已坚挺的阳具一样炽热。

“干我”，阿卡尼莎随着我的抚摸发出恳求。她已迷失在强烈的情欲中，把最初的高傲抛到九霄云外。

她再也不是城市的女王，再也不是生死的掌控者，现在，阿卡尼莎这个名字唯一代表的不过是一个渴望被操干，被蹂躏的女人而已。

我让再次鞭子落到她的屁股上，她全身为之颤抖。

“现在就干我！”阿卡尼莎叫道。

我让鞭子扫过她的臀部，轻轻用上的力量让她发出尖叫。

“现在马上干我！”

我将鞭子拖到她的背部。她的呻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八度。

“我会的”，我说道，扔下鞭子，将脚抽离她的头发，跪到她身后。

我解开裤子，释放束缚已久的肉棒，在她的肛门上涂了几滴润滑剂。

当她感觉到我的尖端抵在她的肛门口时，阿卡尼莎立即向后顶来，让我轻易地滑入她的直肠，为她肛门的紧窄触感而叫出声来。

鞭笞带来的热量温暖了她的臀，感觉几乎乱真人类，而她的呻吟则与人类毫无二致。我又猛又深地干着她，看着她的屁股因与我的髋部碰撞而弹跳颤抖。

阿卡尼莎的超自然耐力令人惊叹。我只需要跪在那里，让她急切地前后运动，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的折磨以后，她仍然有力量用我的肉棒贯穿自己。

“收紧。”我命令道，尽管她已经紧得不可思议。

“加快速度。”我命令道，尽管我已经能听到她的乳房随着激烈的动作与胸膛相碰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

“干我。”我命令高傲的吸血鬼。

阿卡尼莎的呻吟如同一首悠长阴柔的愉悦之歌，随着她逐渐将自己带向高潮，我的呻吟也加入其中。

“来了！”阿卡尼莎尖叫道，停在冲刺的半途。我感觉到包围我的肉壁的强烈收缩，看着她的臀部在极乐中抽搐。

她高潮退去，再度开始活塞运动，我抽了出来。

“不！我还没完事呢！”阿卡尼莎喊叫道。她在发号施令，但这是性欲高涨女人的请托，而非人鬼两界统治者的命令。这令我倍感满足。

“你已把自己交托给我了，还记得吗？”我问。“现在我要的是你的嘴。”

从喉咙中发出的吃吃笑声逸出她的双唇，但在看到我为她准备的口塞时戛然而止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你真认为我会放心地把命根子放到你的利齿之间么？”我冷笑。

这是个钢制的球形口塞，中间有个洞，洞里垫着棉花。看来她很清楚那个洞的用途，毫无抵抗地，她让我将口塞上的系带绕到她脑后。塞口球滑入了她的口腔，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利齿咬入钢铁。

我抓紧她的头发，将阳具穿过口塞，插入她被扩张的小嘴，她的舌头急切地迎合着我，低沈的呻吟渐渐成为呜呜的哀鸣。

她能闻到我坚硬阳具中鲜血的气息，这看到吃不到的感觉就像将最好的霜淇淋放在女人的唇间，却命令她不得吞咽一样，令她不可救药的渴求愈加疯狂。

阿卡尼莎的嘴如同冬夜一般寒冷，没有任何气息，没有任何温度，她努力吞咽着我的肉棒，口腔产生冰冷的强大吸力。

我从容地干着阿卡尼莎的小嘴，让她丰满的乳房前后晃荡，十字架覆盖的乳头碰撞着我的大腿，发出动人心魄的呻吟。

她红色的双瞳紧盯着我，牙齿徒劳地咬着钢球。尽管钢铁已开始出现细细的裂缝，我仍继续着运动。在我满意之前，她是属于我的。

终于我开始喷发，将精液射入她的口腔和喉咙。

阿卡尼莎眼睛因兴奋而闪闪发光，贪婪地品尝着我咸味的体液，将每一滴都舔得干干净净。她渴求血液，不过同样愿意用我的生命精华填补欲望。

我抽了出来，几乎因精疲力尽而跌到椅子上。支配这致命生物的恐怖感实在令神经高度紧张。

尽管她被铁链拴在我身前，我仍能望见她眼中的渴望，对鲜血的渴望。之前的一切不过是她真实欲望的前戏罢了。

我按下桌子上的一个按钮，打开调教室的门，她的两个仆从走了进来，我将钥匙扔给他们，让他们打开她的锁铐。臀部的血红伤痕并未使他们大惊小怪，乳房上的十字架却让他们惊骇莫名。

“你这个狗杂种！”其中一个吼道。

在我做出回答之前，他就站在了我面前，一拳把我打倒在地，我甚至没能看见他的拳头。接着他扑了上来，手指掐入我的肩胛。我视线一片模糊，肩膀上传来的剧烈疼痛令人窒息。

突然间，他的手指松开了，发出惨叫。

我费力地转过身来，看见了可怕的景象。阿卡尼莎把那仆从压在我的桌子上，姿势宛如情侣相拥，她的裸体在他身子上扭来扭去，嘴贴在。

他的颈部。

虽然我知道那仆从也是吸血鬼，我仍惊骇于他眼中的恐惧和绝望。

仅仅一分钟，他就断了气，但我知道对这可怜的生物，这短短的一分钟如同整整一天一样悲惨漫长。

阿卡尼莎站起身来，望着我，嘴角有鲜血溢出。

她用手指挑起，意犹未尽细地舔吸，全身洋溢起了粉红，看来是如此的愉快。

这杀戮者在一夜间满足了所有的欲望。

“很抱歉让你看到这个，卡尔。”她低声细语。

“我本想同时从他们两人身上进食，保住他们的性命，但当亨利打了你时，愤怒和饥饿的共同作用让我失去了控制。我希望看着他死去不会改变我们间的关系。”

我站了起来。她救了我的命，但她也在我面前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一条生命。我见证了鲜血和她的欲望。

阿卡尼莎不仅仅是个女人，她会是任何与她相遇者狂暴的终曲。

“改变我们？”我说。“只不过会让我下次更加保持警惕而已。”

越有力量的女性，征服她就越令人回味无穷。凡人女子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，她们只会破坏你的信用记录，引起无休止的官司。

看着她还活着的仆从扛起他死去的夥伴，我和她约定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